



文库

郑振铎
著

文学大纲

下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大家学术文库

文学大纲 (下)

郑振铎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文学大纲（下）

目 录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	427	第 二 十 章
17 世纪的英国文学	447	第 二 十 一 章
17 世纪的法国文学	456	第 二 十 二 章
中国小说的第二期	465	第 二 十 三 章
中国戏曲的第二期	482	第 二 十 四 章
18 世纪的英国文学	509	第 二 十 五 章
18 世纪的法国文学	529	第 二 十 六 章
18 世纪的德国文学	539	第 二 十 七 章
18 世纪的南欧与北欧	549	第 二 十 八 章
18 世纪的中国文学	556	第 二 十 九 章
19 世纪的英国诗歌	581	第 三 十 章
19 世纪的英国小说	601	第 三 十 一 章
19 世纪的英国批评及其他	618	第 三 十 二 章
19 世纪的法国小说	630	第 三 十 三 章

19 世纪的法国诗歌	644	第 三 十 四 章
19 世纪的法国戏曲及批评	656	第 三 十 五 章
19 世纪的德国文学	665	第 三 十 六 章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	682	第 三 十 七 章
19 世纪的波兰	705	第 三 十 八 章
19 世纪的斯坎德那维亚文学	721	第 三 十 九 章
19 世纪的南欧文学	743	第 四 十 章
19 世纪的荷兰与比利时文学	755	第 四 十 一 章
爱尔兰的文艺复兴	763	第 四 十 二 章
美国文学	772	第 四 十 三 章
19 世纪的中国文学	788	第 四 十 四 章
19 世纪的日本文学	804	第 四 十 五 章
新世纪的文学	817	第 四 十 六 章
年表	546	
跋	858	

第二十章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

—

“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意义就是“再生”（rebirth）。欧洲历史上的所谓文艺复兴的时代，就是那公元 15 世纪及 16 世纪的学问的复活，文艺的重生的时代。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死后，六百余年，欧洲是被包裹在一层智慧黑暗的雾里，古代的学问仅被保存于几个僧院中。黎明的曙光射来得很慢，直到但丁与却赛（Chaucer）起来后，文艺的天空的东方才现出微微的白色。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太阳是在新鲜的光彩里熊熊的燃照着，在发达的诸种观念里，在新发见的美的表白里表现了它自己。这个文艺苏醒的原因，在这里只能略略的说一下。当 1453 年时，君士坦丁堡为土耳其所攻占，希腊的学者，随即奔亡到意大利来，与他们同来的是希腊文学的知识，这些东西在西欧早已完全失去了。离此一世纪之前，意大利人已从摩尔人（Moors）那里，学得了造纸之法；并且，还有一件极重要的事，即当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前十年，第一个的书籍印刷所已在德意志的曼志（Mentz）地方设立起来了。到了 1492 年，科伦

布（Columbus）发现了亚美利加洲，人类开始对于世界有了一个完全的新观念。社会的、政治的与宗教的观念都改革了，疑问的精神与智慧的活跃，预示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新的知识与宣传知识的新工具——印刷机，差不多同时到了欧洲；在世界的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比之这事更巧合得有趣了。

文艺复兴运动始于意大利，这因为意大利是最近于希腊，且是罗马文化的承袭者之故。在这个地方，人开始从中世纪的死的预占回转身来，从长久住于墓道的地方抬起眼来，以享受地上的亲切生活与这个美丽世界的光耀的快乐。西蒙士（Symonds）说：“法洛林斯（Florence）从雅典借她的光明，正如月之以太阳光线反对出而照耀着一样。”意大利的学者回转他们的注意，从一种朽烂的死亡中，把古代手稿救出。希腊罗马的古代作家的著作，向来埋葬于僧院之中的，现在都翻译出来了。

二

简略的讲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我们所最注意的是马查委里（Machiavelli）与亚里奥斯托（Ariosto），虽然在这个时代还有许多别的作家在意大利忙着，他们的作品也是很有趣、很重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对于英国大作家如史宾塞（Spenser）、莎士比亚、马洛（Marlowe）及米尔顿（Milton）都很有影响。例如，莎士比亚所作的名剧《路米亚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及《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的结构，便是从彭特洛（Matteo Bandello）所写的故事里取来的。

亚里奥斯托的著名的诗《奥兰度的狂怒》（*Orlando Furioso*）是被西蒙士（J. Addington Symonds）称为“文艺复兴时代诗歌的最纯粹，最完全的现存的例子”。这篇诗是有它的时代的特质，即它是具着人的兴趣的，是不管神的事或墓之前的生活的。中世纪的世界是对于别个世界生兴趣的。文艺复兴是对于这个世界生兴趣的。

亚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生于1474年。当他19岁时，他便在the Cardinal d' Este那里做事了。他于1505年开始写《奥兰度的狂怒》，到了十年之后才告成。这篇诗在意大利给他以一个大名誉，教王李握第十（Leo X）成了他的保护者之一。他在完成这篇诗之后，又动手去写喜剧，摹仿拉丁作家柏劳托士（Plautus）及托兰士（Terence）的作品。在他的生活的末年，亚里奥斯托被任命为位于阿平宁山（Apennines）最高旷处的一省的省长。同最多数的诗人一样，亚里奥斯托是常在穷乏之乡的，他所以受命做这个与性情必定不合的省长者，也是因为省长的薪俸可以救穷之故。他所统治的这个省中，强盗极多，且极横行，有一回，这个“诗人省长”他自己也堕入他们的手中。当群盗的领袖知道他的俘虏乃是《奥兰度的狂怒》的作者时，便立刻向他请罪，且放了他归去。

《奥兰度的狂怒》是一篇浪漫的诗，描写基督教武士与异教武士间的恶斗，及惊人的冒险与武士的恋爱的。它的题材与亚述王的故事是同类的。全诗具有好几章，每章各有一个序言，为各段换话间的连锁，且给这个诗人以机会去说道德的及爱国的教训话。大概全诗中最优美的几节，要算亚里奥斯托描写奥兰度（Orlando）发见他的爱人安琪里加（Angelica）不忠于他而嫁了美杜洛（Medolo）时的失望而至于发狂的情形。

我不是我，不是我从前的那个人，
 奥兰度，他是葬了，是死了。
 他的最不快乐的恋爱，（唉，愚的少女呀！）
 已杀了奥兰度而割去了他的头。
 我是他的鬼，走上来下，必须经过于
 这个痛苦的永延着的窄谷，
 成一个可怕的模范与一个定则
 给所有那些把他们的真诚放在恋爱上的愚人看。

在别一个地方，亚里奥斯托描写一个豪侠的少年的王之死也是很可爱的。

看如何一朵紫花萎枯而死。
经了割草者之手而慢慢的躺下了；
在花园中，罌粟花的头堕下了，
为暴风雨所压下而破坏了。
如此的达狄那尔（Dardineil）堕倒在地上，仰着他的灰白的脸，
如此的他离开生命而死去了。
他离开了生命而死去，与他同去的是
他的一族的精神与勇敢。

在这诗的开始，亚里奥斯托宣言道：

我唱的是贵妇人们与武士们是武器与恋爱，
是好客与勇敢的行为。

这诗的精神是表白在这二行中：

但是他，恋爱的，诚然是永久遗留着，
当生命与一切都过去了，他还是恋爱着，服务着。

虽然亚里奥斯托的生活比较得贫苦，而他的天才却为他的国人所共仰，他们以他为“神的亚里奥斯托”，据说，他的同时代的大伟人加里罗（Galileo）能背诵《奥兰度的狂怒》的全部。英国依丽莎白时代的诗人，如莎士比亚等，都是受有他的很显著的影响的。

马查委里（Nicolò Machiavelli）是文艺复兴初期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家。威尔士（H. G. Wells）在他的《历史大纲》上描写过马查委里的著名作品《帝王论》（*The Prince*）对于众人的思想及人间的事务上有如何大的影响。

马查委里于1469年生于法洛林斯。在他30岁之前，他被任为法洛林斯共和国政府中的秘书。这个官职使他常被任为使臣到别的意大利城市以及法兰西的路易十二（Louis XII）的宫廷里去。他的

最重要的一次使命是在 1502 年，当时他被差去代表法洛林斯政府与西萨·布琪（Cesare Borgia）商议某事（西萨生于 1476 年，死于 1507 年，是意大利大主教的与军事的领袖）。在这时候，他的权力正是最高时。马查委里在好几封信叙出这次使命的事迹。在这些信里，他描写西萨为“一个为自己而统治的王”。在别一地方，他又说到他，以为是“一个没有怜悯心的人，反叛上帝，一个蛇王，一个希特拉（hydra，多头蛇，希腊神话中的东西），应该受最坏的结局的”。然而马查委里对于这个巨怪有的地方很赞许，而在《帝王论》中，西萨竟成了一种为别的统治者所要摹仿的模范了。在 1512 年的时候，曼狄西士（Medids）在法洛林斯的统治权又重得到了。马查委里因此失了他的官职。他被囚禁，受了好些苦楚，后来才得退休于一个小村庄中，《帝王论》即在那个地方写的。他死在法洛林斯，那时，他是 58 岁。

“马查委里安”（Machiavellian）这个字有机诈不法的法术的意思。但是普通对于马查委里的评判是不完全公平的。他是一个实际主义者，不大信仰上帝，也不大信仰人。他在《帝王论》里立出现在德语所谓“实际政策”（Realpolitik）的原理，那就是后来依丽莎白女皇、拿破仑、俾斯麦的政治原理。马查委里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之论叙众人，不是叙他们应该如何样子，乃是叙出他们的真相。培根（Francis Bacon）是一个大大称赞《帝王论》的人，他说：“我们是十分感谢马查委里及其他写出人所做的事，而不写他们应该做的事的作家。”霍布士（Hobbes）、蒲林白洛克（Bolingbroke）、休谟（Hume）与孟德斯鸠（Montesquieu）都在某程度上是他的学徒。

文艺复兴后期的意大利作家，最超越的是诗人杜卡托·泰沙（Torquato Tasso）。他做了一部名著《耶路撒冷的被救》（*Jerusalem Delivered*）。他生于 1544 年，死于 1595 年。泰沙是一个多情感的诗人，而多情感使他热迫的要求着妇人与音乐。泰沙在他 32 岁时完成他的伟大的诗。此后 20 年，他的生活是悲剧的生活。他成了半疯狂的，消耗他的时间，“如世界所拒绝的旅客似的漫游着。”

继于意大利之后，法兰西也来了文学复兴的潮流。法兰科司·拉培莱（Francois Rabelais）是所有法国文艺复兴期中的作家的最伟大的。他生于1490年，死于1553年。这个法国人拉培莱，与西班牙人西万提司（Cervantes）及英国人莎士比亚，无问题的，是文艺复兴期的三巨人。文艺复兴是随着一个死呆的时代而来的一个美富生活的时代，一个学问的，乐观的，勇敢的时代。它的精神很有力的表现于拉培莱的两部大著《加敢泰》（*Gargantua*）及《潘泰格鲁尔》（*Pantagruel*）中。

拉培莱生于法国南部托兰（Touraine）省的齐农（Chinon）地方。他的少年之事很少人知道，有的人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制药师，有的人则说是一个旅馆主人。他在1510年，得了牧师的地位。在这个时期的前一二年直至1524年，他是一个法兰昔司加（Franciscan）教士，住在方特那·里·孔德（Fontenay le Comte）的僧院中，后来，他成了一个本多派（Benedictine），在1530年，他弃去了僧徒生活，成了一个俗家的牧师。他死于1553年4月9日。关于拉培莱死时的情形，有许多的传说。据说，他临死时叫道：“笑剧（Farce）是告终了”及“我是去寻求那伟大的或然了（To Seek the great Perhaps）”。但是所有这些故事都颇可疑。

文艺复兴，在一个意义上，是对于狭窄、无识的僧院专制的一个反抗。拉培莱做了三十余年的僧人。他非常的明白幽闭生活的坏处，他笑僧侣们，再进一层，他笑同时的大多数的人与事物，全心全意的在笑着。桑次堡莱教授说：拉培莱“不冷嘲，也不愤怒”。他是16世纪的狄更司（C. Dickens）一类人，“一个纯粹真朴的滑稽家，感觉常常是忠厚的，思想常常是滑稽的”。《加敢泰》及《潘泰格鲁尔》二书是很不容易读的。他们是很粗俗，然较之同时代的别的产品也不特别不好。《加敢泰》及《潘泰格鲁尔》的宗旨是宣讲“潘泰格鲁尔主义”（Pantagruelism）的福音，它教训说，只有以滑稽与笑，世界才能清静，才能得救。“潘泰格鲁尔主义”诚然是一个好而真的福音，为这

个伟大的法国笑的哲学家以后的许多别的伟大人物所常宣讲的。为证明拉培莱是真挚而不变，及他之被诬为不过是一个“龌龊的老流氓”，下面引录几段他描写西连寺（Abbey of Theleme）的僧侣与女尼的生活的文字（据 Sir Thomas Urquhart 的英译）：

所有他们的一生不是消耗于法律、成规或规则中，却是依据着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喜乐。他们从床上爬起来，当他们以为起来好时；他们吃、喝、工作、睡眠，当他们心里想这样做时，便这样的做去。没有人去惊醒他们，没有人去强迫他们吃、喝或做一切别的事；因为加敢泰是如此的规定。在所有他们的规律，他们的秩序的严束中，只有下面这一个条文要注意：

做你们所要做的事。

因为人们是如此的自由，好的出生，好的养育，又交友于忠诚的伴侣中，天然的有一种天性与激励，以鼓励他们做好的事，避免他们做坏的事，那就叫做名誉。那班同样的人，当受赤裸的统治与禁束时，他们是被压在底下，被放在下面，现在他经从那种高贵的性格转开了，他们从前是以那种性格而倾向于道德的，现在他们卸去并且打坏那种奴隶的束缚，他们从前是被如此的专制奴使着的；因为这是合于人的天性的想望所禁止的东西，要求所不肯给我们的东西。

在这个乌托邦的图画中，表现着的是文艺复兴的爱美丽与爱适合的特质，它与同等的文艺复兴的特质，光耀着人道主义（humanism）。

曼唐（Montaigne）的著书约后于拉培莱一世纪。他没有他的同国人拉培莱的粗犷，没有他的滑稽，也没有他的对于生的喜跃。当日教徒逼害新教徒，新教徒也逼害着旧教徒时，曼唐并不偏袒任一方；他尽他的力量去庇护两方面的人。在他的论文里，他是喋喋多言的，是好性子的，常常过于琐碎——一个很和善的哲学家。

宽恕、慈善、温顺、文明，是曼唐的论文的情调。他常常说到他自己，但是在他字里行间却没有卢骚（Rousseau）那样的“可惊

的自省”。曼唐是一个怀疑派，是文艺复兴期的自安于不知者（the agnostic）。“我知道什么？”他继续的问着。他永没有找到一个回答能够十分满足他自己的。他不是以足踢还敬拳打的人，但他想将容忍与自尊联合在一处。在他的一篇论文里，他引一个古水手的话，那个水手道：“嘎，上帝，如果你愿意，你便救我，如果你要毁灭我，你便毁灭了我吧，但是，无论如何，我总将时时把我的舵握直。”那就是曼唐。

他的论文就是他自己。当亨利第三（Henry III）告诉他说，他喜欢他的书时，他答道，“我就是我的书。”它差不多包含了所有人间的经验。它表白出世界上一个和善的人的全心灵。“一个人在它那里找到一个人所曾想到的。”

曼唐是一个旧教徒。然而像他这样的一位怀疑派，对于新教难说是绝对的不信仰。他憎厌狂热的信仰者，他憎厌残酷的举动，他深恶当时恐怖的刑罚。诚然的，他的人道主义在今日还是占在很高的水平线上：

至于我呢，我永不能这样的忍受住，而不怜悯悲哀，去看一个可怜的愚呆的无辜的兽类被猎且被杀了，它是无害于人的，且没有保护之力的，我们简直没有受到它的任何抵抗。这是常常遇到的。当鹿开始逃奔得口里吐沫，觉得它的力量是堕去了，它没有别的自救的方法，便呻吟着把它自己贡献于追猎它的我们，眼泪淋淋的向我们求怜，血从喉中流出，泪从眼中流出，

它似乎叫着求他的怜悯，

这对于我永是一幅悲惨的现象。我极罕取得活的兽类，但我都给他以他的自由。毕沙古拉（Pythagora）（希腊的哲学家）常向渔父处买鱼，捕禽人处买鸟，于是再把他们放去了。

从他的智慧的书卷中，我们还可以选出下面几段最具特性的文字来：

恐惧 有些人常常的恐惧失去他们的货物，恐惧被充军，或恐

惧被奴使，生活在继续的苦恼与劳役中；因此，常常丧失了他们的饮食与他们的休息。至于那些穷人、被充军的人，与愚仆，他们倒是不注意的生活着，与别的人一样的快乐。

有恒 一个人的名誉与价值包含在他的心与意志上，这里含着看的光荣：有恒（Constancie）是力量，不是手臂与腿足的，乃是心灵与勇气的：它不舍于我们的幸的精神与勇气，也不舍于我们的武器，乃是舍于我们自身里。

光荣 在所有世界的愚事中，最普通的、最为人所接受的是名誉的注意与光荣的注意，我们对于他是如此的仰慕，甚至疏忽了，抛弃了财产、朋友、睡眠、生命与康健，以跟随于那个空虚的印象，无用、简单的声音之后，它是既没有实质，又不能握捉住的。

曼唐的全部法律与训言可以在一句话里包括起来：“世界上最大的事就是要一个人去知道怎样才算是他自己的。”

四

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期的文学的光荣就是西万提司（Cervantes）的光荣，在这里，如在意大利、在法兰西、在英吉利一样，苏生的黄金时代，看见一种主要的国民生活的重现，这种国民生活在一种精密的国民艺术及文学里表白出来。16世纪是西班牙的伟大时代。摩尔人（Moors）是最后竟被逐回非洲了，犹太人也已被驱出境外了，这个半岛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她的探险者的勇敢、她的军队的强盛，而成为富裕、著名。这是在这个国家的光荣的空气中，委拉司凯（Velasquez）在画图，西万提司在著作。除了莎士比亚的戏曲以外，西万提司的大著《吉诃德先生》（*Don Quixote*）是文艺复兴期的对于世界文学最美丽、最奇异的贡献。虽然西万提司作此书时，初本有意于讥诮武士制度的观念——这种武士制度在12世纪及13世纪时是真的人的行动，但到了16世纪却已成了一种悖理可笑的事了——然而此伟大的书在他手下写出时却成了一本超越于仅仅以讥诮为事的书

了。英国批评家韩志里特（Hazlitt）曾说到《吉诃德先生》道：

《吉诃德先生》他自己是最完全的“无趣”（disinterestedness）之一。他是一个最可爱一类的热心者；一个性情坦白、和善、宽厚的人；一个真理与公平的爱好者；一个热激于武士制度及传奇的美梦的人，直到他们把他从他自己劫夺了，以一种对于他们的实况的信仰哄入他的脑筋中为止。

没有一种错误比之以《吉诃德先生》为仅仅不过一本讽刺的作品，或一种排斥“久已忘记的武士制度”的平庸的企图为更大了。久已不存在的东西本不必再去排斥。并且，西万提司他自己原也是一位具最血诚最热心的性格的人；即从这位雕斫而被攻坏的人物的武士身上，武士的精神仍带着不灭的光耀而映照；似乎作者是想复活过去时代的模范，再度“迷惑世界以高尚的骑士制度”。

西万提司（Miguel de Cervantes）死于1616年，死的日子正与莎士比亚同日。他生于1547年，他的生活是他的世纪的一个典模的西班牙人的冒险生活。他在里邦托（Lepanto）的那次著名海战中参战，在这次海战中，奥大利的大将邓约翰（Don John）统率了24只的西班牙战舰，打败了土耳其人。在战中，西万提司受了三次枪伤，一次竟把他左手失去了，他自己说：“右手因之有了更伟大的光荣了。”四年以后，他由驻军的地方回国，中途遇见摩尔人的海盗，被掳到阿尔基（Algiers），直到1580年，才由他的亲友赎资把他赎出。这时，他已34岁了。此后，西万提司的生活仍不很好。他一边著书，一边在政府里当小差事。他常时是十分的穷苦。他被捕下狱不止一次。《吉诃德先生》的第一部分还是在一个监狱中写的呢。这个第一部分在1605年出版，立刻得了大成功。以后几年，法国、英国，便都有了译本了。然而作者却没有从那里得到一些酬报。《吉诃德先生》的第二部分出版于1615年。《吉诃德先生》给读者以16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全景。开莱（Fitzmaurice Kelly）说到：

贵族、武士、诗人、宫廷的上等人、牧师、商人、农夫、理发

匠、驴夫、厨役，以及罪犯；受完全教育的贵妇、热心的小姐、摩尔的美人、天真的村女，以及和善的道德有沾的厨下娼女——所有这些人物都以出之于同情的内部观察的恳切的忠实表现出来。《吉诃德先生》之能立刻风行于世，大部分因它的事变的繁异，因它的富于邻近笑剧的喜剧，也许，也因它的对于超贵的同时人的尖利的攻击；至于它的无言中的威力，它的广大的人道主义，它的对于人生的深彻的评判，是到较后来才被人赞赏。

吉诃德先生中的各色人物与却赛的《刚脱白菜的故事》的人物同样的动人。而这部杰作的情调乃是一种明显的人道主义，这主义不仅是文艺复兴的最光明的性质，且也是所有真实的伟大文学的特质。在讲述吉诃德先生的故事时，西万提司开头是笑，终结是祈祷。吉诃德先生年近五十，身体瘦弱，但他生平嗜读侠义小说，因此，遂欲为武士，周游天下，以雪直人间不平事。于是，便于绝早骑瘦马，穿甲执盾，带了从徒山差邦（Sancho Panza），不别家人而去漫游天下。他自信极坚，没有一事不失败，不貽笑于现实社会，而他终于不悟，还是自行其所是。以风磨为巨人，而骤马往刺之，以羊群为军队而单骑冲入杀敌，又杀散护送囚犯的兵士，释放了他们，而反为他们所虐待，最后则以驰入牛群中，为牛所伤而死。差不多没有一件事不是滑稽得使人笑得肚痛。然而在这种无数的笑声中，却隐隐的露出严肃的光荣的可赞美的气概来。我们纵然笑吉诃德先生，然而却于不知不觉之中反受他的感动了。西万提司在此发见：心灵衰弱的人乃正是伟大心胸的人，且愚人是常常比之聪明人更值得赞美的。这位武士永不失堕武士精神，他的信仰是不可摇动的。此书中所叙吉诃德先生斗风磨的故事是全书最著名的事变之一。这位武士与山差邦同行，看见前面平原上有风磨 30 或 40 具。他叫道：“好运气，是我们初料不到的：朋友山差邦，看前面，你不见至少有 30 个巨人要我去打服么？”山差邦问道：“巨人在哪里？”武士道：“你不见长臂而远立的许多人么？”山差邦道：“请你再看清楚，这是风磨，不是什么巨人。”吉诃德先生不信，纵马挺槊直刺风磨之叶。槊陷入磨叶中，风吹叶动，武士连人

带马乃被抛掷出数丈之外。吉诃德先生受伤卧地，然仍坚信风磨乃巨人所化，且决不以失败自馁。这种精神是一切先驱者的精神！西万提司在这里给世界以一个最伟大、最高尚的人物，常常是完全的可爱的。

在《吉诃德先生》之外，西万提司还著了不少书，如小说有《加勒细亚》(Galatea)，戏剧有《阿尔基俘虏的生活》及《奴曼西亚》(Numanda)，然俱不如《吉诃德先生》之著名。

五

文艺复兴期看见两个伟大的运动，比之什么都伟大，甚至较之法国革命还伟大，他们在欧洲历史上有极大的影响，即“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及“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差不多接着印刷术的发明而来；这是天然的，改革家与古代信仰的卫护者间的苦斗，引起了无数的辩论文字的刊布。叙到过去时代的宗教的与神学的艰难的书，读来并不动人，而且也不能算作有什么重大的文学价值。但是，有一个16世纪的神学家，却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伟大的著作家。他是荷兰人，名做伊拉司摩(Erasmus)，与《乌托邦》(Utopia)的作者慕尔(More)是朋友。在文艺复兴期的开始，一般人对于学问的热心比之欧洲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甚些，而在所有的文艺复兴期的学者中，伊拉司摩是最博学著称的。教皇们，各国的帝王们，都敬仰他。

伊拉司摩是以拉丁文著书的最后欧洲大作家之一。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而对于近代的读者最有趣味的书是《愚的赞颂》(The Praise of Folly)的一书。这部书在几个月内曾再版了七次以上。在《愚的赞颂》里，伊拉司摩讥刺“带着病容的学生、自己满足的文法家、琐琐强辩的哲学家、爱屠杀的猎人、信仰神像与殿宇的功德的迷信者”。

汤麦士·慕尔(Sir Thomas More)与伊拉司摩同时，而且是朋

友；可以说英国的文艺复兴期是随了他的著作而同来的。他的生年较莎士比亚约前一世纪，与亚里奥斯托、马查委里及拉培莱是同时代。慕尔是一个伟大的法律家，一个学者，一个具着广博知识与赏鉴的人。他后因反对英王亨利第八（Henry VIII）被其所杀。慕尔在少年时，即受新的学问的影响，他是最初的学读希腊文的英国人之一。他的著名作品《乌托邦》（*Utopia*），曾给影响于培根（Bacon）及许多别的人的做着将来的美梦的作者的，显然是根据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的。我们如果不记着文艺复兴期是发见新的国土与发见古书的快乐的时代，我们便不能明白这个时代的精神；这个时代是伟大的航海者的时代，也是伟大的诗人的时代。亚美利加的奇异的新洲是已发见了，这是天然的，给一位文艺复兴期的思想家，他本是厌倦古代的坏处，想慕着一个更近理更和平的社会的，去想像这样一个远岛，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在那里，人们是快乐而满足的聚居着。慕尔随着伊拉司摩之后，也以拉丁文写他的《乌托邦》。此书第一次出版于1516年。第一本英译，出版于1551年（Ralph Robinson译的）。在《乌托邦》里，慕尔描写一个理想的岛地的共和国，一群人民生活于理想生活中的家。柏底孙（Mark Pattison）说，在《乌托邦》里，慕尔“不仅灭除通常的权威的罪恶，但还证明一个感情的光明，远出于他同时代作者的大部分政治家似的思想之上，不仅声言异教的宽容，且竟到达了不注意宗教信条的哲学的观念的地位”。

英国文艺复兴期散文作家的重要者还有赫克里特（Richard Hakluyt），他作了一部《旅行》（*Voyages*），写特莱克（Drake）及他的探险的同伴之事；李莱（John Lyly），他作了一部《优弗士》（*Euphues*），这是流行于那时众人正开始证明他们本国文字的充分美丽的时候的颜色太浓、雕饰过甚的作品的一例。

六

冒险的精神、美的悦乐、古希腊的新知识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